

北京大學對外交流講義

中國古代史（三）

隋唐五代遼宋金部分

編者 鄧廣銘

北京大学

本校對外交流講義內容尚不夠成熟，  
僅供各校參考，請勿翻印，並請提出意見。

北京大學啟

一九五五年一月

## 2. 隋初在政治方面的幾項重要措施

第一、三省制度的確立——隋初在政治方面的措施，最主要的是屬於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政策。而所有這些改變的基本用意，都是圍繞著一個總目標：要把各種決策制令行政用人等大權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為求達到這一目標，也為求能夠應付日趨繁雜的社會事業，也為求對於從此朝晚年以來階級對抗形勢日益嚴重的社會能夠進行其統治，對於中央政府的行政效能便必須提高，組織也必須擴大。故在楊堅作了皇帝之後，他不再沿用北周時代從周官抄襲來的那一套「三省論道，六卿分司庶務」的辦法，而是把兩漢魏西晉南朝諸代的中央政府的組織作了一次大綜合，一聲接受了下来，而分設為尚書、門下、內史（即中書）三司，「中書」、「內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光祿、國子、將作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等於禁衛軍並組為中央政府。事實上這樣一個中央政府是依照大一統的帝國所需要的最高行政機構的規模而設計的。

在中央政府的五省當中，秘書省「職掌優閑」，內侍省全是宦官，這兩省是不能和其他三省的職權和地位相提並論的。三省中的

(1) 尚書省 事無不總，是一個負責執行各種政令的機構。設長官一人，叫尚書令；副長官二人，叫左僕射、右僕射。統領吏、禮、兵、工、<sup>都官</sup>度支六部。六部各設尚書一人，分統三十六侍郎，分別進行其部務。

(2) 內下省 負責審核政令，駁正違失，置納言（即侍中）二人，給事中（侍郎）四人。

(3) 中書省 負責草擬詔誥典冊，試可否。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

納言、內史令和尚書省的正副長官共同定令立法，參決軍國大政，亦即由三省長官共同負荷羣議。

上編 隋唐五代

## 第一章 隋的興亡

### 第一節 統一帝國的重建和經濟基礎的擴展

一、隋政權的建立及其初年的政治經濟措施

#### 1. 楊堅之取得政權

公元五七七年，建都於關中的宇文氏的北周政權被持了建都於關東鄆城（今河北臨漳縣境）  
的北齊政權，分裂了四十年的中原和華北地區又重新統一。在之後的兩年之間，趙  
王但黃河流域全統一在此周的統轄之下，函南的巴蜀和東邊的江浙淮南各地也全都歸屬北周了。  
到兵在滅北齊的工作，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的末年先動的，武帝死後其子宣帝賀荒率督率  
軍隊不及二年，即於五八〇年夏間病死，才方八歲，楊堅以外戚的資格，與內廷的臣僚劉昉等謀劃  
相結，遂得當立並相而掌握朝政。接着他便穩步地謀劃，要奪取北周的政權，一方面藉此  
借高級官僚如李穆、韋孝寬等入，一方面廢除宣帝時代的苛酷之政，停止了周皇帝時開始的興築  
的大工程，廢除了周宣帝時所增加的入市之稅一人一錢，一為節度，躬行節儉，以收攜人  
之心。用楊尚布督領弘農華陰楊氏的禁兵一駐一鎮守潼關，使關中不再受到外地反境力量  
的侵擾。又出兵向東、向南、向西、向北，先後擊敗尉遲、王世充、尉遲、王世充和  
突厥等的軍事反抗。到五八年二月，楊堅便廢掉北周的小皇帝而自稱皇帝，因爲北周封為隨公，所以在楊堅奪取到政權之後，即改稱隋國。

## 2. 隋初在政治方面的幾項重要措施

第一、三省制度的確立——隋初在政治方面的措施，最主要的是屬於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改革。而所有這些改變的基本用意，都是圍繞著一個總目標：要把各種決策制令行政用人等大權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為求達到這一目標，也為求能夠應付日趨繁雜的社會事業，也為求對於從此朝晚年以來階級對抗形勢日益嚴重的社會能夠進行其統治，對於中央政府的行政效能便必須提高，組織也必須擴大。故在楊堅作了皇帝之後，他不再沿用北周時代從周官抄襲來的那一套「三省論道，六卿分司庶務」的辦法，而是把兩漢魏西晉南朝諸代的中央政府的組織作了一次大綜合，一聲接受了下来，而分設為尚書、門下、內史（即中書）三司，「中書」、「內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光祿、國子、將作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等於禁衛軍並組為中央政府。事實上這樣一個中央政府是依照大一統的帝國所需要的最高行政機構的規模而設計的。

在中央政府的五省當中，「中書」即「職政優閑」，內侍省全是宦官，這兩省是不能和其他三省的職權和地位相提並論的。三省中的

(1) 尚書省 事無不總，是一個負責執行各種政令的機構。設長官一人，叫尚書令；副長官二人，叫左僕射、右僕射。統領吏、禮、兵、工、<sup>都官</sup>度支六部。六部各設尚書一人，分統三十六侍郎，分別進行其部務。

(2) 門下省 負責審核政令，駁正違失，置納言（即侍中）二人，給事中（侍郎）四人。

(3) 中書省 負責草擬詔誥典冊，試可否。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

納言、內史令和尚書省的正副長官共同定令立法，參決軍國大政，亦即由三省長官共同負荷羣議。

時代的宰相職任。

自東漢末年以来，地方政府分為州一郡一縣三級的，隋初改為兩級，先稱州，後改稱郡。但是下則直接統縣，上則直屬中央政府。各級地方行政官吏，以及佐貳掾曹之類，隋代也都規定全由尚書省的吏部負責選任，其政績的考核和升降調補，也都由吏部的效能郎中主持其事。甚至北朝末年所設的鄉官，本是由縣令長委用的，到隋初，也改為由吏部除授品官代行其事了。從此以後，凡屬一命以上之官州郡便全無委派任用之權了。

附錄杜佑通典中對隋初中央集權政策的一段評論：

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能權分一州，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統，更歸吏曹；龜廁列班，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固徵侍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緯失叙，受任多謬。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輸才授職，抑而吏部以能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歟？（通典卷十八，選舉第六，雜議論下）

第二、科舉制度的建立——由於從此魏以來的均田制度的施行，和北周以至隋初對於青廟和主附戶的結果，社會上的土地所有權又一度從集中而趨向於分散，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數量增多。中小地主階層中人，既然在社會經濟方面所佔比重有了增長，遂也要求在政治上有所相應的增長。也就是說，為須向大豪族大地主展開鬥爭，以保障本階層的利益，這就對於勞動人民的支配力量，遂都有進身於統治集團的要求。故在隋代初年，科舉數量，也在日益加多（註二）。他們都在要求有一個能夠進身仕途的道路。

隋晉以來所行的九品中正制度，同樣是一尊世胄，卑寒士，全都是把這無中

在隋唐時代之外的。隋政權建立之後，為了提高中央政府的權能，以達到更高度地集權的目的，對於邊疆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極大的中小地主階層，便不能不注意吸收，使其都有可能升入政府高級官員之中。另外更有一個原因，則是州縣里邊的辦法，首先就不符合于隋政府所要求的政府高度集權的原則。<sup>1</sup>故當時議者以為「興其幸私，不若自舉；與其外墮，不若內收」；是「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sup>2</sup>（註三）於是，在隋文帝時因讀書人自由報名投效的制度逐漸形成，而秀才、明經、進士等科名也都相繼確立起來了。<sup>3</sup>（註四）

### 3. 隋初在經濟方面的幾項重要措施

第一、幣制的統一 在隋初的經濟措施方面，其最先作的一事是統一幣制。在北周北齊時代，兩個政府所鑄的錢凡有四種，民間私鑄錢幣名品更趨雜亂，輕重大小相差甚大。隋文帝在其即位的第一年（五八一年，開皇元年），即改鑄五銖錢，禁止古錢和私錢的行用，並在通行錢上刻於置錢樣，凡遇不合格的錢幣均沒官銷毀。從此隋國各地所用錢幣遂得統一，民間商業交易的進行大感便利。

第二、租稅徭役的減輕 五八三年（開皇三年）隋政府規定：民年二十一莫作成丁，而耕輸租調、服徭役。這規定較北周（民年十八為成丁）提高了三年。<sup>4</sup>成丁受田百畝，租粟三石，農耕時減少二十五天。每戶每年計繩二丈，這比北周減少了一半。在北周末年，政府設置酒坊收利，運來的鹽池和四川的鹽井也都禁止百姓採用，到這時也把這些酒坊和禁令廢除，讓酒煮鹽之業全都開放，商民可以自由經營，政府不再抽取捐稅了。（自隋初到唐玄宗開元初（七一三），

政府一直沒有向煮鹽的商民抽稅，這一百三十年是中國歷代統治史上一個很特殊的時期。

### 第三、大索貌陶

在北周武帝滅北齊的以前和以後，厲行禁止佛教的政策，勦令和尚道士逐活，於是一八州寺廟出四十，三方釋子減三百万。大量人口，其中心也包括大量的勞動人民，都重回到政府的統治和支配之下，向政府交納租稅，提供徭役。其後不過四年而政歸楊堅，

故此周武帝此項工作等於首隋初經濟發展開拓了一條道路。但楊堅對此還不能滿意，在他奪取到政權之後，首先就製定了保固的制度：五家為保，保有長，五保為閭，閭有正。畿外則閭稱鄰里，族稱為黨。由保長、里正、族正等分擔負擔檢查戶口的責任。到五八五年（開皇五年），隋廷最高統治者認為，山東還未製審北齊舊俗，臣民中以種種辦法逃避徭役的多數還達十三六七。四方瘦人或無者許小，規定租稅，遂下令各州縣，實行大索貌陶的辦法，凡是要檢查出逃難戶口不報，或年數不宋的，其主裏部量配徙到遠方去。又開相如之科，獎勵民戶互相檢舉。凡親屬被斂在大功以下的，即豈兄弟一均勸令析居，使各當戶頭，以防客隱。

以上是對於在錢府的戶口帳上登有姓名戶籍的一般人的防範，限制和檢查的辦法。據其時還有大量的人口沒有向政府登記，對於那般人，还不是大索貌陶的辦法所能檢查得出來的。因而又有

### 第四、輪籍三法

在開皇五年之日，國君暴虐，官吏僉殘，租稅賦課，徭役繁多，一般貧農不堪這樣苛重的賦稅和剝削，多去投靠豪強之家，去作他們的附戶佃戶。兩國政府的上從此便陸續失去大量人戶。為了糾正這種流亡之弊，勢儻在豪強包庇下的這些戶口能歸附政府，遂避荒地為官吏耕種出沒。上年某月，在某行大索貌陶的禁令之後，尚

高祖繼承高頤又建議了一項「輸籍之法」，作為前一办法的補充，以期保證戶口數字能夠繼續增高。這就是：政府對於各級民戶所應負擔的賦役租稅數目，先都確定其名稱，輕減其額數，於每年歲初向民戶宣布。政府只要確定信用，決不在所宣布的賦稅之外，另有征收。這樣就可以使各地的浮客明確辨認出來：如果作豪強的附戶和佃客，便必須被豪強之家把收獲物的一半以上都剝削了去；如果脫離豪強而投歸政府作「編戶」，向國家納稅、服役，便可以享受「輕征薄歛」的恩惠，因而樂於向政府去登記。對於分別民戶等級的標準，政府也要作出精密的規定，頒布其式樣，每一年歲初，每縣各隨便近由三五族黨共為一團，依政府所頒式樣規定新附民戶的等第，以期所定平等與實際情況能相符合。隋政府採行了這一次法之後，一般「浮客」果然大量投歸政府，作國家的編戶，豪強之家的隱庶民戶和地方官吏以私意升降戶等的弊端，全都受到一些防範和限制了。

——註五、

在以上兩項法令施行之後，遂使隋政府的戶口簿上添進了四十四萬三千名壯丁；除離了豪強之家，而新附於政府的戶口帳中的，則有一百六十四萬口以上。

所以杜佑在通典當中記述了輸籍法後，接着便對高頤其人其法給以很高的評價，一則說：「隋代之盛實由於斯」，再則說：「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倍康阜，頤之力也。」功規禹、萬，道亞伊、溫，近代以來，未之有也。

#### 4. 隋初推行上述一系列有關財政經濟的政令所收到的成效。

隋初政府通過種種辦法，而把一切被它認為「詐老詐小」的丁口都檢查出來，把一些包括在豪強人家的勞動力收回到底府的控制之下，政府所擁有的戶口丁壯數量之增多，著於徭役和租賦

的負擔而之推廣。如此則就每一人每一戶的負担來說，便會相對的減輕。而隋代初年所定租賦徭役的數量，也確實較前此歷代都要輕些，此外且逐廢除了鹽酒和各種山澤之稅，讓百姓對於某些自耕當源可以採集享用。這種種，自然会使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興趣提高一些，會使其對統治者的憎恨減少一些。而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經濟，因之也就會走上繁榮的道路。所以，在楊堅建立隋政權四五之後，一方面是百姓戶口歲增，一方面是政府從潼關以東，淮水南北，和黃河南北大平原這一大生產區所徵取的租調諸物的數量也異常龐大。遂即在衛州（今汲縣）置黎陽倉，洛州（今洛陽）置河陽倉，陝州（今陝縣）置常平倉，華州（今陝西華縣）置廣運倉，轉漕灌注，把開東和河東汾晉的米粟布帛運往長安。為了渭水多沙，淺深不常，不便漕運，在五八四年特地在潼關長安之間，引接河渭，開了一道長三百里的廣通渠（註六）。於是從陸路從水路，一批批運送租調物的車船人馬，前後相屬於路，晝夜不絕，每年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隋政府擁有物資的數量之龐大，其經濟實力之雄厚，自然會使其政治和軍事的力量也隨之而加強，隋政府因而也就具備了完成全國規模的統一工作的條件。

### 二 全國規模統一工作的完成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 1. 滅陳和對於江南豪族反抗運動的鎮壓

在楊堅繼位之初，即已有吞併江南的陳國的企圖，任用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駐紮在揚州；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駐紮在合肥。五八年陳宣帝死，後主陳叔宝繼位，荒淫無恥，陳國的最高統治者都是文恬武嬉，遂使這一江南小朝廷愈益腐朽無能，他們只是妄想憑靠長江，恃當永遠坐享天福。在隋政權既經鞏固，經濟力量也日益充實之後，楊堅便把伐陳的工作提到日程

他的文武臣僚獻納「平江南之策」了。

楊聖採用高熲的獻策，每值江南秋收之際，便虛張聲勢，作出要南伐的樣子，使其聚兵守禦，不以廢其農事。而在既已收穫之後，再密遣行人，因風縱火，焚燒其儲積，消耗其社會財富。這一破壞政策連續施行之後，陳國異常所困。在五八七年夏間，隋政府把楊州境內的山陽濱重新加以修浚，以利舟運，進一步為伐陳準備條件。到五八八年冬十月，楊聖命楊廣、楊素、韓擒虎、賀若弼等統領水陸大軍五十多萬，分路出師伐陳，東起滄海，西至巴蜀，旌旗舟楫，橫亘千里。陳國的軍事力量是脆弱不堪，一擊即潰，所以幾乎並沒有遭受到什麼抵抗，在五八九年正月，韓擒虎和賀若弼便先後攻入建康，從而將其中捉獲陳後主和他兩寵子的張貴妃、孔貴妃。二月，陳國全境皆平。得卅三郡一百縣四百戶五十萬。

江南自東晉以來，便有所謂門閥世族的特權階級。大量的土地集中在他們手中，大量的勞動人民被他們所奴役，作他們的佃客，隋至陳後所得戶口數目之少，正反映了江南豪族所乘藉隱匿的民戶丁夫之多。在陳國被隋滅掉之後，這些長期享受封爵貴族特權的門閥世族，都和陳後主一起懷着一種「江南衣冠遺盡」的恐怖之感，深恐租佃制度被摧毁，在他們奴役下的人民被收奪，各種特權全被取消，而隋政府所派到江南的地方官吏，偏重很機折的把南朝的政令盡行委棄。把「支索魏閣」和輸籍之法向江南推行，同時又發出了要遷徙江南豪族入關的流言。於是整州的大姓江家，会稽的大姓高家，蘇州的大姓沈家，金陵的大姓吳家，全都被來拖鼓轂。於五九〇年冬季開始，相繼聚众反隋，小者數千，大者數万，攻陷城邑，殺害長史。太祖正像北史蘇威傳所說：「蕪陳奪土皆反」了。城中如婺州的王文進且自起天子，置百官；

奇稽的高智達則有上千隻船艦，分屯浙江，周三百有餘里。

楊堅於五十九年再委派楊素、李護兒等負責平定這些江南大地主的叛亂，又用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才把他們分別消滅掉。

到這時，隋政府的第一工作，才真真正完成。

## 2. 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第一、表現在隋政府的經濟實力方面的——在消滅陳政府和鎮壓江南豪族叛變的過程中，軍費開支甚大，勝利後用在論功行賞方面的獎勵也甚多，然而隋政府所擁有的物資，却是用處常出，納處常入，在數量上只是日見其多而不是有所減損。故在平陳之後，雖對江南各地，給復十年，其餘諸州也都免徵當租賦，五十九年且一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免役輸庸，而在統一工作既經完成之後，由於其時江南大部分地區已經剛發揮得很好，廣州也已經比較頻繁地對外貿易，這個比較秦漢帝國更為擴大的經濟基礎，在這一基礎之上，隋政府的財富數量還得齊日俱增。到五九年仍必須增開太倉院以收納續到的穀帛等物。

第二、表現在社會財富積累方面的——由於社會經濟的趨向繁榮，各地農業生產監管的普遍化，五八年，依照工部尚書長孫年的建議，下令給諸州百姓軍人，勸課當社，一鄉村一井，立井是；當社復之日，隨各戶所得之多少，酌其拿出一定數量的粟麥，在當社遇急需存貯，則充作糧餉之用。此後，諸州儲峙蓄積，每有水旱之災，政府即派遣大臣分道開

戶口的增加，在五十七年所出現的情況，已經是一戶口、滿或衣食滋殖，中外倉庫而至盈積，京師帑藏既充，積於廊廡之下。到乾七世紀之初，則隋文帝末年和隋煬帝的初年中，其財物儲積可供五六十年的支用（註八）。天下戶口在八百九十万以上，比隋政權之初，超過一倍以上了。（道鑑卷一八〇謂「獨冀州一百萬戶」。）戶數當四千二百四十三萬，墾田之數則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一每戶合墾田六頃以上，每口合一百三十餘畝，這顯然是只按照應墾田應要田的數目的，斷不是其時實際已墾田的數字。）

這等庶務情況，和清政府的財政經濟力量之富實雄厚，是他以前任何一個朝代所不能比擬的。

### 三、鞏固統一和抗拒外族的幾項重要措施

1. 銷毀民間兵器——楊堅統一了全國之後，也批襲秦始皇統一大中國之後的那一套辦法。五

八九年二月陳為隋滅，同年四月楊堅就下了一道詔令說：

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鎮，鎮守四方之外，成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群方無爭，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尚甲仗，悉皆除毀。

到五九年二月，又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閨中縛吏，不在其例。」五九年又認爲「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遂下令：「江南民間所有船隻凡是長度達三丈以上的，一律由政府沒收。」

2. 所有兵制兵餉改進——從西魏北周以來所建立起來的府兵制度，凡入伍的士兵均除其家籍，不編戶貫，由於他們經常受到「素旅善戰」的訓練，故府兵成為一種很能作戰的隊伍。使北周具有足夠的力量完成北方的統一；使隋具有足夠的力量完成中國的統一。但在隋政府完成了統一

事變之後，在五九〇年五月便下了一道詔書說：

魏末喪亂，窮艱小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內……恒為流寓之人，竟

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置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邊地新置軍府。

這一道詔令，在府兵制度上造成了一次劃時代的改革。職業軍人從此一律改為編戶，有事時應徵出些。此事停罷之後，則各散歸本籍，和一般民戶同樣的墾土田、納租課。此後的府兵制度，已改變為凡兵皆農，為一種屬於農耕制度了。其教閱訓練改由州郡長史在農閒時候進行，應當到京城宿衛的，也依能兵部所定，以遠近結伍的轉注：五百里者五番，即五月一次；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者十二番。每次輪番的期限都為一個月。由於隋文帝對府兵制度的這番改革，使得大量的勞動力可以投入到農業生產上去，這對於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大助力的。

### 3. 对突厥

採用分化政策和軍事抵抗，造成突厥內部的分裂，削弱了突厥的力量，使北部中國的廣大人氏得以免受凶惡後種族的經常的軍事掠奪。

突厥在第六世紀的五十年代內強盛起來，以武力制服了其附近各部落，東自遼海，西至現今中國的巴爾克湖，南至現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大沙漠（北至貝加爾湖一北海），遂全歸於突厥之下，勢力之大，超駕平菴勝漢並任何一個國家或部族之上。在此割據對立時，突厥

大舉南侵，翻越祁連山以至河西走廊，大量的掠奪人丁和牲畜。其間以突厥被滅得與

相連結，其時長安城中錦衣內食的突厥至以方數。隋政權建立之後，把這般人一齊遣送回去，突厥大怒，遂於五八二年夏天以五可汗之兵四十萬人大舉南侵，東起平州（今盧龍）中間包括幽州、平陽、河東三郡，這許多地方都相繼發生了戰事，隋兵每一路且都被突厥打敗。而從延安到達甘肅武威，這一地區所遭受到的蹂躪和掠奪更特別厲害，以至於六畜咸盡。

隋初最高統治集團對付突厥的意見，可以拿長孫晟為代表。長孫晟是曾替北周滅千金公主到突厥去的人，曾留住突厥一年。他知道當時突厥的實力還不是隋的軍事力量所可制勝的，也知道在突厥的部族首長沙鈷可汗、達頭可汗、阿波可汗等之間存在着極大的矛盾，遂向隋文帝建議，以為「興師致討，未是其時」，只可在沿邊各地「修保障，峻長城」，從事於守勢的防禦工作。又建議湊向突厥內部，加以反間，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使突厥部族首領互相猜疑，首尾相鬥，藉以分化並削弱突厥的力量。依據長孫晟的估計，這樣作去，十數年後便可「無勞易致」了。

隋政府完全依照長孫晟的建議去對待突厥的問題：一方面從事一些防禦性質的軍事攻擊，例如在五八三年即曾以李充等八人分八道出塞，在長城北的白道川地方擊敗沙鈷可汗，實在定在涼州的高越原擊敗阿波可汗，一方面興修長城和沿邊的城堡，（例如五八年曾徵發三萬壯丁於朔州築武策長城，東距河西至經州，綿歷七百里。）五八六年春又徵發十五萬壯丁於朔方以東緣邊築要塞所修築了六十座城堡。五八七年春徵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另一方面則是利用突厥部族首長間的矛盾，以及各路對隋作戰的勝負不等諸情況，盡量加以挑撥離間，使突厥諸可汗互相「內訌日甚，連兵不已」。其結果，是阿波可汗在五八九年被歸於所在西面的達頭可汗，此後

達頭可汗也便正式從沙鎌畧大汗的統屬之下分裂出去，在從於都斤山以西一直到金山一阿爾泰山以西的地區之內，成為一個獨立的勢力，號稱突厥。一建興二十九年，突厥上「黑熟」。今唐事一鐵勒一原丁令一伊吾（今新疆哈密一及西域諸胡）又大都歸附在西突厥的統屬之下了。

西突厥和契丹，成為北突厥東面兩邊的威脅力量。沙鎌畧遂向隋表示，要以大沙漠為南北的分界線，並且上表給隋政府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突厥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從此向隋獻賀貢不絕，不再向中國北部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掠奪。隋政府是在免去了北顧之憂以後，才得以致力於出師伐陳的工作的。

隋在統一了全中國之後，就在本朝遠交近攻的政策，繼續加強對突厥的內部。與其居住在突厥北部的突利可汗極力勾結，把宗女義成公主嫁與突利，誘其助眾南徙，至沙鎌畧舊日根據地於都斤鎮，為隋國伺察突厥的動靜，替隋國捍衛北邊。後來更把突利可汗及其部族南徙於五原，（今河套平原內）以河為固，介居於夏州一陝西橫山縣一勝州一達頭以東，歸綏以西之地，之間。且在此時改稱突利為突厥可汗。

六〇二年突厥生力遠遁，沙漠以南從此無復寇掠之患。六〇三年鐵勒、僕骨等十餘部又都背叛突厥的大可汗，於是突厥盡有北突厥之众，成為北突厥唯一的首領。從此突厥與隋繼續對着不侵不叛的關係，直到隋末中國戰亂開始之後，才又起了變化。楊廣於六〇七年敗突厥，至懷中一即歸化城，在今歸化附近，詣突厥可汗帳，便是双方和平相處的一樁故事。

對於分裂為一獨立勢力的西突厥，在隋文帝時盡量加以羈縻，及煬帝繼位，即又採用裴矩的建議，要「分裂其國」，使其易制，遂扶植西突厥處羅可汗屬下的商長射匱，立之為西突厥的大

可汗，使攻龍驤羅可汗，盧羅敗，奔高昌，後於大二年入朝於隋，被留未得回國。隋煬帝把西突厥之众分作三部，從此便不再成為隋的西北邊患了。

#### 宋修達東都和開鑿運河

隋代建都於關中的長安，隋文帝把新修的都城改名為大興城，其時處於敵對狀態下的外族，也大都是居處在此邊和西北邊的塞外，故其軍事重點也應當布置在關隴一帶。但其平陳之後，所得的江南之地，長江下游和浙江沿岸地區，經過從三國以來近四百年的經營開發，其生產力的發展已超駕乎當時關中地區的鄭杜等地之上（參看沈約宋書孔季恭諸人傳論）。隋朝既經建成了一個大規模的政治組織和軍事組織，便必須很好地控制並能夠很好地利用這一大生產區的資源。隋建在平陳之前，嘗疏浚過山陽瀆，在平陳之後，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却沒有很突出的事件可說。到楊廣繼位之後，立即在大業五年於原有的洛陽城西另建新城，稱為東都，以後不但能很好地控制並用潼關以東的山東河北地區的豐富資源，也能很好地控制並利用東南方西進一大生產區的物資，要使洛陽成為西北方面的政治軍事重心和關東大生產區與江南大生產區三者之間的一個聯絡站。為了很好地完成這一任務，單是營建洛陽當然不行，故在同一年就又發動了河南淮北地區的百餘萬民徒把黃河長江之間的汴水、泗水、淮水、邗溝等加以疏浚，把他們貫通連接起來，便成為控制和接受東南物資最便利的一道大動脈，在五個月內把從洛陽到揚州的全部工程作完，名之為通濟渠。

六口八年，楊廣徵發河北丁夫百餘萬穿永濟渠，自黃河北向達於涿郡（今北京附近）。

六一〇年，楊廣又徵發江南丁夫穿江南河，自鎮江南抵杭州，全長八百餘里。